

谭长流 著

政经哲学

政 经 哲 学

谭长流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经哲学 / 谭长流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08-3652-7

I. ①政… II. ①谭… III. ①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5124号



作者 谭长流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黄宪华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张 33.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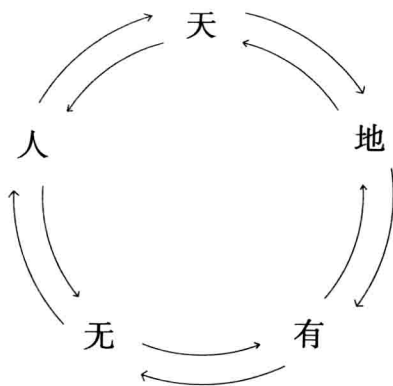
字数 380千字

版次 2015年7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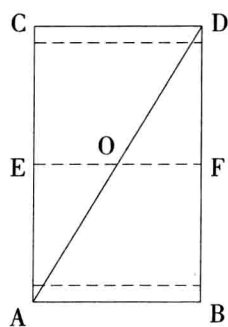
印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8-3652-7

定价 41.00元



相生性的发展模式



经济危机的起爆区位

前 言

研究政治,要从公共性存在入手,要考察制度、政党与民主等一系列概念和实践。

根据我们的思想,一种制度下的两党存在或多党存在毫无意义,因为它们不能亦不敢形成具有任何的本质区别,且其所依存的只能是所谓的“基层—普选”之民主,而总统又是可以施行极权的。同时,此类民主多会含有合成谬误的嫌疑。

我们认为,多种制度的和平共处,强过多党的名义上的存在;在此背景下,一党优势,再兼及它的“高端”民主,就会使国运兴盛。

在政治和经济之间,人们曾发现了“天人合一”与“有无相生”的两个片断;在本书中,我们把它们组合成了一个相生性的模式—系统。

就现代经济而言,在理论上,主要是当解决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的发生难题;因此,人们就要预知它的起爆区位和相关的量度参数,方好抑制之。在实操上,政府就当解决好“通胀—滞胀”和“失业—就业”两项,即通过国家化—计划化的办法来处理好“货币前置”的以及人的“转移失业”的问题;至于一般的物,完全可以交给企业—实行市场化的自由生产。

过去的存在具有约束性,生产力具有前进性;人们当以经济的谋发展,当以政治的去其弊—即去除社会运行中的回滞效应。

我们希望,未来的一切,都应是建立在相生性的发展模式基础上;如此,才可使人类的生命流能永续向上向前!届时,有无相生,万物生我,我也生万物,进而天地相生,天人也相生。

总之,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天上天下才是更美好的。

作者

2014年9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制度—政党(一) / 1

第一节 民主的负作用 / 1

第二节 集体非理性 / 31

第三节 驴象自焚 / 54

第二章 制度—政党(二) / 66

第一节 公共性存在 / 67

第二节 服从真理 / 75

第三节 经济发展的“双芯” / 85

第四节 理论重省 / 102

第三章 相生性的发展模式(一) / 110

第一节 历史的选择压力 / 110

第二节 货币似水 / 128

第三节 一般的发展谱系 / 145

第四节 可持续战略的回滞效应 / 162

第四章 相生性的发展模式(二) / 176

第一节 以人为王 / 176

第二节 造福他者 / 188

第三节 相生性理论的展开 / 202

第四节 人类的质的飞跃 / 220

第五章 经济危机的起爆区位(一) / 233

第一节 陈说两茫茫 / 233

第二节 帕累托思想的经济学再造 / 256

第三节 依着图示的向度 / 266

第四节 可量化的起爆参数 / 285

第六章 经济危机的起爆区位(二) / 298

第一节 价格离价值而去 / 298

第二节 黑洞与温床 / 308

第三节 群体性的高端的风险集成 / 319

第四节 虚拟的打垮实在 / 335

第七章 “后现象”存在 / 341

第一节 通胀—滞胀 / 341

第二节 政府的责任(一) / 357

第八章 课征“增加就业税” / 386

第一节 失业—就业 / 386

第二节 政府的责任(二) / 402

第九章 有形—无形 / 424

第一节 经济学的悖论常态 / 424

第二节 理性具有垂死表象 / 435

第三节 价值规范 / 446

第四节 仅限于经济的解 / 462

第十章 无形—有形 / 469

第一节 人性 / 470

第二节 异化 / 479

第三节 后现代思潮 / 485

第四节 哲学与秩序 / 490

引用书目 / 502

后 记 / 513

第一章 制度—政党(一)

1. 一种制度下的两党存在,尤以美国最为典型。两党制属政治范畴,它是经由早期的资产阶级领袖们精心设计的,并在搅拌以民主的和选举的内容以后,就指定其是具有合法性的了。然而,当下的学者们发现,两党之变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它们的共同宿主即其制度之宗。同时,由于民主的负作用的广泛存在,兼之普选的具有集体非理性的深层运动,则之两党制一定会随着民主体系的坍塌之后,必然走向单色的枯黄而彻底凋亡。因为,低级的民主在自由和真理面前没有位置,且选举又会被科学、竞技、市场法则和实践检验的功能所代替。至此,在两党制华盖下被遮蔽的肮脏本质连着它的形式就要一同被抛向那历史的垃圾场。所以,任何打着民主的招牌,操着普选的节拍来辉煌两党制,而实是为着一个资本主义制度来服务的政治“丑角”都只能是归于一败。

第一节 民主的负作用

2. 一种制度下的两党存在,尽管它是以民主这位小姑娘来打扮着的,然而它却一定不具有崇高的民主性,这当是现代人的大发现。其原因就在于两党的存在是已归于它的一个制度之下的。所以,在此基础之上的任何花样的民主,都是在否定着民主的自身。

3. 民主一词系出希腊语,字面意思是“人民统治”。在古希腊的某些城邦,最早实行民主制度。该制度之所以在那里可行并实行着,是因为当时的一个城邦的人口鲜有超过一王者,其中女子和奴隶又无政治权利。^① 即使如此,它也是短暂的一段历史插曲,对现代国家的实践几乎没有什么意义。

4. 现代民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形成于中世纪的以反抗神权为开始的观念。于是,要人权、要民主的运动才得以实现。我们说,由于各地的“神”的不同,人们对人权的反映和心念也当自然不同。因此,关于人权的存在是有差异的,没有必要全由“美式”的一种人权思想来统一世界各地的人权观。接着,就是民主,它始于人权的对立君权和专制的存在,后在欧洲因国王们的“咨询”政策,又使之得到了一些发展;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经由了战争和革命之后所确立的天赋权利和政治平等诸思想,否则就无以产生议会这个最大的政治道场。

5. 然而,在当下的用法上,民主则表现着各自不同的利益集团的主张,尽管民主制已被框定入“法制的、限权的和公民参政的”三项原则^②之中,但其仍没能逃出被人们玩弄的下场。

6. 柏拉图曾认为,多数人的统治,即可称为民主制。他又说,在民主制中,所有的职权都被分割得太细,以至于有太多的人分享了权力。因此,在所有依法统治的政体中,民主制是最糟的,而在所有不依法统治的政体中,又是最好的。^③ 然而,在当今世界,哪个国度又能不依法统治呢? 所以,就目前而论,民主制的存在沿着柏拉图大哲的观点,其

①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五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7 页

② 应克复:《西方民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4 页

③ 柏拉图:《政治家》,原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5-106 页

一定是最糟的,似是无疑了。其根据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兼及分权太细,使之分掌权力的人又是太多了。因此,它必与法的存在相冲突,而法的存在当有极高的价值,如此者,民主制就只能是最糟的。可见,民主在法制的存在当中,被柏拉图判处了死刑。我们说,其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把法的存在具体化,在法律面前,民主还有意义吗?一个杀人犯是依法予极刑,还是要经民主的表决呢?按着今日的惯例,恐怕极多的人的民主的表决,也是派不上用场的。这就表明了柏拉图大哲思想的正确性。

7. 柏拉图所说的,在所有不依法统治的政体中,民主制又是最好的。此间深意,无非是民主应在法之先,当是形成规矩、秩序、制度和法的前提,即民主只具有初步的含有酝酿次序的过程存在,而不能表现在确定的法之上或之后的再保持连续。因此,民主的效能一定是要被抑制的,它是只在局部的范围内起作用的,它绝不具备无限性;这就是说,民主的存在当是有前提的,不是一提民主,或一经过民主就都是好的。当下的人们有许多不知此中要旨,其实这正是最糟糕的。法一出,民主就要退场。

8. 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讲,今天,几乎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民主人士。全世界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把自己说成是民主制度,而这些制度彼此之间无论是在言论还是在行为方面都常常迥然不同。民主似乎使现代政治生活变得合法化了:因为一旦宣称它是“民主”的,那么,法规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似乎就是合理的和正当的。然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① 因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也曾是经由了民主的程序的,而如此之代表,人们还会说其也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吗?我们想,这是

^① 赫尔德:《民主的模式》,黄继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 页

不言而喻的。

9.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除了小型的共同体之外,民主一定意味着代议制,在这种民主形态中,民选官员代表人民做决定。^①更有甚者,在某些人的脑子里,似乎的只要是普选的即是民主的。于是,民主的在普遍的所谓的合法化的光环下,在人们的庸俗的认识里,开始走下坡路。

10. 就形上的角度讲,只要人们去掉了民主的所有外象,去掉那些形式的或民选官员来代表自己的桎梏的非本愿的悲伤之后,或许就会赞同哈耶克的主张。他说,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我们绝不能忘记,在一个专制统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有更多的文化和精神的自由——至少可能想见,在一个非常整齐划一的政府和一个教条主义的多数民主的政府统治下,民主制度也许和最坏的独裁制度同样暴虐。^②这就是哈耶克先生的非凡洞见。当然,促成国内安定的手段,也不一定就是民主在起着决定作用;我们认为,它更是法的制度的秩序的力量。另外,关于个人自由的实现,依据一般的常识,它不可能仅靠来自民主表象的每一次投票就可以保障了。因此,民主的纯粹的手段性所凸出的暴虐,就会长期地奴役着所有的进入了民主轨道的选民或公众。

11. 最近的研究,对民主又有了新的表述,如亨廷顿讲,民主政治

① 阿伦·李帕特:《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谢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 页

②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71 页

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①但是,被统治的人民如何在被统治的管道里去进行有竞争性的挑选呢?事实上,他们只能选择被那些统治者们所选定的领袖,而如此的领袖还有竞争性的挑选的必要吗?历史将会证明,如此的民主核心所展示的程序应纯属闹剧。

12. 综上,即是我们将民主一语所做的铺陈,尽管其中已阐释了关于人民的、多数的、代议制的、普选的和挑选领袖的或为工具手段的“多元”的民主思想,但并不能尽人意。因为,即使最民主的选举,它也不能体现民主的内质。原因就是,它只能表现为形式,而真正的民主实在当是内存于选举之后的以民为纲的或以民为神之主的具有实效性的行为运作当中。

13. 下面,我们就展开关于民主的负作用的话题。

14. 根据制度学理论,本原性的社会制度是第一位的制度,它包括经济制度和生育制度,而派生性的社会制度是居于次要位置的,它包括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且人在本性上是没有政治性的。^②这就是说,政治的或民主的存在,兼之人在本性上的没有政治性的观点,即把民主制在今日的强迫人们的暴虐性暴露无遗。就宏观上讲,人民不一定非要存有所谓的民主的这种政治性,它乃是用政治的力量挤压进人的生活习性中去的产物,且由这种产物所串接的体系,又是在政治制度的作用下构成的,即政治制度又规定着该体系。所以,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

① 郑伟铭:《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论文 2004 年,第 5 页

② 贺培育:《制度学:走向文明与理性的必然审视》,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26 页

里的一切的民主表象,都是源自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随着资本主义的政治越来越不符合历史前进的步伐,其所操纵的民主所显现的负作用也就会日益加强。

15.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理性深受制度的影响,而且制度的变迁则往往不受人的理性控制。实际上,人应是在整体制约中的人。^①我们知道,制度的确定是取决于利益的,而不是首先取决于理性的。但制度一经确定,则其就会对理性具有挟持作用。人在利益和理性面前,在资本当先的社会,利益具有独占性,然又不会完全地违背理性,此时的理性只能作为与他者的沟通条件。鉴于上,资本主义就是挟持选民以搞所谓的民主来为之利益服务的,当下亿万人的理性,都受到了资本主义制度规则的影响。接着,这种制度就演化成由党魁来领导时,便根本不受选民来控制了,或说真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在任何向度上的调整安排,它一定是不受选民的影响了。于是,所谓民主的理性的选举的存在,都是为其始作俑者的利益服务的。

16. 然而,在资本主义的利益和资本当中,为之服务的民主又不可能从它们的机体上产生,即在资本主义的非平等的条件下,是难以长出任何的民主的新芽的。这就要求人们必须重新建构新的经济的游戏规则,因为不改造经济组织,单独靠改造人类精神,必然没有任何效果。^②可以想见,民主在此时的孤独状态下,在人们愈来愈清晰的面前,它的似乎表现为一种权力的东西,也是要荡然无存了。

17. 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才是真正的权力,而资本主义的

^① 彭学农:《从制度经济学看哲学与经济学之互动》,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002 年,第 12 页

^② 谢龙:《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 页

制度也是一种关于资本的权力制度,它只是用民主来装饰。于是,不难看出,民主的存在之本身就具有跛脚性了。马克思讲,资本是对劳动及产品的支配权力。^①我们言,马克思的话语过于缠绵。

18. 就根本上来说,在资本和民主之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民主的方方面面的存在之间也是不当有任何的牵连的。其原由就是,资本不需要合法性。^②而民主的往往是欲求给之资本的股东一些这类的东西,但是具有后现代思想的大哲和大寡头们却根本不屑于这些。他们根本不需要民主的同意与否,他们是天然的合法者,是真正的权力的最后和最高的原点,于是他们认为民主是多余的,他们既不需要民主,也不惧怕民主。民主对其来讲,似乎就是一场戏,而戏的主角的表演和结果包括台词都是事先拟就好的。至于选民们的何等情绪或执着等等,都与之无关。由此看来,民主的对于资本而言,似有暗娼上街的味道。只要不违反大资产者的法,一切悉听尊便!其间的奥妙就是,资本的孳生的利益乃是大于一切的。因此,民主的这种逼良为娼的行径,就只能反映为费时费力的和耗费资财的只起着负作用的勾当,可谓毫无正向价值。

19. 那么,大寡头们为什么会如此地猖狂呢?人们知道,只有关于资本的冲动,才是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发展的基础,而市场化本身并不体现社会正义,因此资本主义的政治也就必然地要与资本的大寡头们联姻,至于民主和自由等等,都是在资本的世界范畴内无需给予保障的。这样一来,民主的任何纤蔓就只能缠绕于资本的枝干上了。所以,归根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② 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